

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八十三輯  
沈雲龍主編

更

生

記

洗玉清撰

文藻出版社

有限公司

印行

--	--	--	--	--	--	--	--	--	--	--	--

# 序文

宇宙芸芸，萬彙千羣，迭生迭滅，不可殫論，而觸於人之耳目；若無見而無聞，感於人之心思，如夢如幻，如泡如影，曾不少留其印象；有甚於飄風與浮雲。若是者何哉？子張曰：「執德不宏，信道不篤，焉能爲有，焉能爲無。」彼其於世，曾無何等之貢獻；則人之視彼，亦置諸何有何無之數，理固然也。又其甚者，則暴戾恣睢，爲世大蠹，人人腐心刺骨，欲與偕亡。太史公作伯夷列傳，以顏回早夭，而盜跖壽考，致慨於天道之無知。斯又豈非人類月旦之不可磨滅者哉？然則人類之生，宜壽乎？宜夭乎？亦視其益於世之有無大小爲斷而已矣。

南海洗玉清女士，吾粵女中人傑也。性情和易，而義之所在，不可回奪。躬獨身生活，而於親友之夫婦父母子女間，倫紀恩義，諄諄致意。自奉

出萬死一生之計而爲之。有如韓信之背水陣，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。病愈，親友紛紛慰問。女士乃爲更生記以答之。於病狀醫治經過，叙述至爲詳盡。斯世不可無女士。女士之更生，不啻斯世之更生也。世有愛女士敬女士者乎？讀此記可以想見女士之爲人矣。

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六日楊壽昌序於嶺南大學

出萬死一生之計而爲之。有如韓信之背水陣，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。病愈，親友紛紛慰問。女士乃爲更生記以答之。於病狀醫治經過，叙述至爲詳盡。斯世不可無女士。女士之更生，不啻斯世之更生也。世有愛女士敬女士者乎？讀此記可以想見女士之爲人矣。

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六日楊壽昌序於嶺南大學



## 再版自叙

予前患甲狀腺病，瀕死者屢，纏綿數月，百感交集。所不死者，其間不能容髮，乃記更生，以誌餘痛。彼蒼者天，豈有矜於一弱女子乎？抑將使其奮發淬礪，以自勉其未竟之微志乎？希古有心，躬行未得。此記之刊，忽忽又十四年，此十四年間，予仍兢兢業業，任教於嶺南大學。中經兵燹，隨校播遷，仍歲流離，未填溝壑。亦可謂徼天之幸，而爲第二次之更生矣！獨歎夫疇昔諸公，如果庵宗周鏡堯德芸朗若玉堂已皆作古；其他所殷勤慰問，日相周旋於病榻前者，多不復見。前塵歷歷，感泣俱并。重刊此記，旣以發懷舊之夙心，亦自慨蹉跎之無補也！

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朔西樵洗玉清序於嶺南大學之琅玕館

--	--	--	--	--	--	--	--	--	--	--	--



題詞

新會區朗若孔島

夢天雨粟鬼宵鳴。不賦招魂記更生。願寫萬篇抵右手。寧因九死悔中情。心肝雖嘔文章在。杯酒難澆塊壘平。冷暖自知如飲水。好從有愛証無明。

如皋冒鶴亭廣生

強仍棲息就南枝。看取書空咄咄辭。失笑稻梁真瑣細。帶創毛羽尙差池。愁中伴侶能餘幾。影外商量更付誰。材與不材終有辨。南雲萬里話歸期。

開雁作時適異讀更生記

東莞倫哲如明

閒情寫出病情長。快意文章苦惱場。竟是設身嘗地獄。未教埋骨恨天荒。十年去國非南海。萬里投荒豈北江。此記在今猶怕讀。當時贏得不知詳。

嶺南羅雨山球

萬千劫裏能留命。十四年前紀更生。天付名山傳事業。琅玕長護百書城。  
獨來獨往真奇行。曾死曾生証夙因。留得大家傳信史。瓣香同祝女詩人。

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作

南海馮秋雪平

婆娑四苦疇能免。莫怨維摩示疾身。茶藥竈爐亦天與。回黃轉綠有前因。  
絳帳春風有令名。人情世慮幾曾經。翻憐一病能參透。妙筆生花記更生。  
刻意剋心寫病牀。沈沈萬態盡譁張。逼真情事彌留景。不畏無常氣自王。  
清才詠絮北宮嬰。世異酸鹹愛百城。孤抱祇應同皎月。任教圓缺自盈盈。  
自甘淡薄世何求。樸學深研第一流。獨往獨來還自得。等身著述足千秋。  
天鍾間氣邁班曹。磊落襟懷意自高。總角同窻君記否。卅年時憶鏡湖濤。

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作

番禺黃尊生

端居不作綺羅看。獨倚書城傍歲寒。別有芳菲堪耐冷。美人顏色古琅玕。  
孤標天與惜娉婷。紅雨清愁白紵情。若使量才分八斗。湘中鄴下共三生。  
病起維魔伴藥爐。鬢邊菱影懶還梳。荷香過後炎涼易。一覺華胥省故吾。  
吟身何事惹浮名。赤柱丹霞早契盟。採得醴芝供寫染。更生從此祝長生。

南海沈得霖

切玉痕留續命絲。也知和淚寫當時。燈昏館冷琅玕影。雨泣風淒病榻詞。  
澹泊早拋身外累。孤懷翻託卷中思。人間愛惡原難論。天爲斯文好護持。



## 更生記

南海洗玉清女士撰

吾人生命過程有足紀者，有無足紀者。有雖非豐功偉烈之足紀，而於自己印象至深，親友存問至切，有不能忽然不紀者。此更生記所由作也。

今年爲中華人民建國之二十四年夏，嶺南大學員生有東遊考察文化之舉。余商定加入，船位匯款均準備。不意五月二十五晨八時，在大學課室方講文學概論，忽心房跳突不止，下課後就校醫，試熱爲三十七度五。曰：『此流行感冒也。』囑靜臥服藥，旬日未見效。漸至飲食不進，頻吐白沫如泡。重見校醫，曰：『此胃病也，宜留院醫。』進醫院，服藥四日，白沫吐益甚。鄧堅白、李鳳廷二君過訪，曰：『此似胃寒病，西醫無能爲。宜卽

轉中醫，數劑當有效。」乃離院返寓。堅白代延鄧厚之中醫到診，斷爲胃寒，服吳茱萸湯加雲苓五劑，病益甚。

六月五日，卽夏曆重五。陳石遺詩人南來。中山大學鄒校長海濱集校內外文士，設筵石牌新校歡迎，卽鄒詩所謂「端午文星聚，石牌歡宴開」者也。女賓被邀者惟余一人。病不能赴，有負鄒公雅意矣。時廣東通志總纂溫公丹銘聞訊關切，函囑慎擇良醫，並和余香豆花雅集韻一首見意云：「鐵板銅琶枉費詞，瑤箋寵賚玉溪詩。春生紅豆休輕擬，人比黃花善自持。」時女士方抱病南國芬芳勤采擷，東皋煙雨繫離思。老年喜得覘彤管，診重班書待續時。女士方撰廣東藝文志

歸羅氏六妹日日來，以爲胃病不能單靠藥物，當以適口之食物調劑之。食漸進，病當漸愈。又以余獨居枯寂，照料乏人，邀移住其家。時屆南

大大考，未之從也。乃扶病出試題，而浼楊果庵教授代監考。惟閱試卷計績分，又責無旁貸。閱卷時沈倦瘁疲，氣喘脈促，每五分鐘憩息一次，甚矣憊！不啻三起三眠也。

七月十六日從六妹勸，移住逢源正街羅寓二樓。樓前綠蔭如幄，亦未暇賞。見榻便倒，氣不絕如縷。羅妹倩挈西醫羅伯符來，謂胃病乃有形之病，西醫當勝。從之服藥八日，漸尫瘦骨立，疲茶至不能舉步。羅妹倩以爲因不運動，故胃之消化益無力。使侍女扶行室中，起立腰軟，舉步足軟。

不兩武倒還臥榻。既而老同門陳德芸區朗若陳玉堂三君

篇中所言同門皆新會陳子復先生弟子

相

繼來。皆以爲憂。朗公云：「子病深矣！萬不能再誤。今久服西藥無功。吾有友兄區國良精醫理而不懸壺問世者，當往求之。」余以爲得一線曙光，甚慰。朗公就區醫云：「余友冼子，稀有之人物也。其所讀皆聖賢書，其所

識皆海內賢者，孑然一身，又抱重病。先生何以教之？」區醫云：「照例病者當來就診。既是洗女士，我往診之。」乃驅汽車偕朗若來，時七月二十五入夜八時矣。適大風雨，西潦又漲，冒雨至逢源街口，阻水不得入。夜愈深，潦愈漲。悵然回車，翌日乃果診。定爲寒症，寒凝於肝，宜服吳茱萸湯。服後，嘔吐不安。

因思有名中醫而慣診余脈者，無如香港陳伯壇。伯壇以名孝廉專治仲景之學，爲晚清粵省四大名醫之一。所著讀過傷寒論一書，精到處爲唐宋以來所未有。余曾依伯壇字下者凡二十年，每病必就醫，每醫必奏效。今不能勝舟車勞頓，赴港恐所不堪，乃以詳函述病狀。伯壇復書謂病源在於外感，又爲藥物壓抑陽氣，白沫是瘀血所變，囑服桂枝湯十餘劑。惟未經切脈，不敢服食。



病狀日加劇，神經益敏銳。清風入座，疑來故人。疏雨敲窗，恍聞呼我。晝無聊賴，夜恒失眠。初則坐衣之螢，窺燈之鼠，入牀之蟀，抱樹之蟬；如助呻吟，如慰岑寂。繼則枕中舊雨，心上停雲，同氣弟昆，如花姊妹，依稀形影，絡繹魂魄。既則藏弄圖書，未成箸述，蕭條身世，情儻愴懷。惆悵自憐，不情不緒。如是者又三日，乃決意非往港不可。函兄弟商下榻地，四弟代租得奕蔭街某號二樓，與其家比鄰，以便照料。

廿八早，攜看護乘金山輪過港。侍者貞護送，六妹伴行。舟中遇楊保羅夫人，睹狀，慇懃以醫薦。曰：「吾翁臥病南京，經中央醫院醫生檢驗，謂其心肝胃病皆劇，血壓復高，危在旦夕。電報至，余夫婦擬乘飛機晉京。後由至戚送其南歸，冀正首邱也。抵港延陳伯壇中醫處方，一服而病若失，再服而精神復。以後日有起色。距今僅一月，元氣已復，且辦公治事矣。」

余亦以立意專就陳醫答之。彼謂必能轉危爲安。

抵港。七妹來接船。卽赴陳醫許。陳曰：「未接我復信耶？」胡忽又來。曰：「終以切脈爲較真確耳。」診畢曰：「此確是桂枝湯症，不必猜疑。我讀子來書，已如見肺肝。歸服桂枝湯十餘劑，再來見我。」時庶母文及老僕婦梅媽，都從澳門來視。服藥五日，無甚轉機。且患腹瀉。延陳醫復診。曰：「余已斷定爲桂枝湯症。不開方，再服可也。腹瀉係下行無礙。但不陽氣下陷可矣。」因教煮藥方法。謂必須始終猛火，使藥在煲內能轉動翻覆自如，乃能透澈。沸時俟蓋起伏，仍煎之。至俟蓋不動，卽以單籬撈起藥渣。將湯再煎。俟煎至碗許，則合食矣。照法服桂枝湯十一劑，仍發熱，惡味，盜汗，飲食不進。陳醫乃轉方。服桂苓朮草湯，小半夏湯，四逆加人參湯等，皆不見效。余卽函德芸朗若玉堂三位畧報近况。皆勸轉西醫。而朋輩亦無不以

是勸。計勸轉西醫之函，不下廿通。自念伏病已深，縱和緩復生，亦非朝夕奏功。祇好安心忍耐。陳醫必不死我者。

纏綿病邸之中，投贈藥物，辦理瑣務，老同學馮民德最懇。屢偕其夫人來視，並力請下榻其家。自計病勢如是，唯心感而已。民德有特質，腦力過人。工於機器之學，有所發明。精算法，皆不假師承者。惜吾國政治未上軌道，無從展其措施。年來更有志興辦實業，又助張君勸辦宇宙雜誌於香港。終日汲汲，不以富厚自逸，有志士也。此外陳伯益、伉儷、郭靖堂、丈、陳建業、丈、曾璧山、鄭慧閑、郭佩芳、黃玉珍諸故舊，皆慰問有加。然病勢亦日有增加。首欲舉，頸不從；口欲語，氣不從；身欲轉，腰不從；肱欲曲，肘不從；掌欲握，指不從；足欲屈，膝不從；耳奏八音，目眩五色，腸旋九轉，躍心百回。床固以鐵，而宕若搖籃，衾暖以棉，而冷如潑水。惟寸心尙明，柔魂未斷。無論

親友之酸鼻，僕婢之縐眉，皆能知而興感。卽階前之蟲語，床下之蟻動，亦得聞而生愁。病既苦，偏使之知其苦；身若死，偏使其心未死。此種况味，反不如一瞑不視之尙得以無知勝有知矣。

七月二十日，德公特從廣州至港。下午四時到寓。余倦極，無計起坐。伏枕棲羸，蒙衾隱苦。德憂形於色。六時興辭，赴民德家晚飯。八時，復偕民德來，謂明日早車旋廣。叮囑小心調理。並謂轉延西醫，是應有之變通。若中醫則萬不宜轉。彼昔年胃病，亦篤信陳醫而獲痊云。翌日十一時，德又到寓。余訝其何故不早車去。曰：「本定今早返廣，惟昨晚歸途中與民德立電燈柱下談及吾子病勢，十分惆悵。相對咨嗟不已。今早放心不下，親往見陳醫，問或至顏回之不幸否。彼答：『不至如是。然症誠棘手，須極細心耳。』望擺脫一切，安心服藥。就學校方面而言，吾子爲特別人才，必得

學校特別待遇。假如給假半年，仍支半薪，便可優游養病。况吾子在校十有二載，居職既久，用力尤勤。所得待遇，或有勝於如上述者。亦意中事。以後請勿爲校事挂慮。』余報之以默。蓋舉世已無真是非可言。凡事當求諸已，人之待遇，不足計也。德又云：『照現在情形而言，吾子責任心不宜太重。稍自暇逸，無敢非之者。經將吾子性情習慣日常生活，一一詳告陳醫，渠似大有領會，祝此後日有起色也。』

德芸旋康樂後。陳醫果日日轉方。計自服陳方至二十三劑始畧見效。親友侍從，皆見歡容。據陳醫云：『此非胃病，更非癆病。乃膈氣不通之症。膈氣不通。由於中氣不足，陽氣不升。』於是又連服小健中湯十劑，果有奇效。大地不旋矣。銀海不眩矣。飲食知有味矣。步履得無顛矣。獨胸膈間仍有氣窒塞，姑聽之。

八月六日晚，卽夏曆七夕。比鄰兒女，瓜菓笑陳，慨人我巧拙之殊，感  
時序變遷之驟。因亦取友人所贈之蘋果、金山橙等，陳列榻前，與梅媽輩  
向苦中索笑。得五言一絕，以寄朗公云：『扶病陳瓜果，星河夜已闌。人人  
皆乞巧，我獨乞平安。』

七夕後一日，又得七言一律，題爲七夕後一日寄羊石諸友先簡朗

公丹翁云：『未解工顰偏善病，今年還是去年如。』去年秋病  
病亦逾月端陽繫縷情何在？

七夕穿針計已疏，賸有愁腸難殫酒。爲憐倦眼屢拋書，荷池菊徑都荒卻，  
待種梅花補荷鋤。』

溫翁丹銘時方旅汕，旋得其和韻詩云：『纔借長才逢二豎，』通志館聘女  
士任纂修

別來眠食定何如？華章恰值雙星巧，音訊休嫌兩月疏。爲怕沈疴先戒酒，

余近亦不  
敢飲酒難忘結習是看書。病中亦足資休養，莫更耽經倚枕鋤。』鬻然仁者

之言。如春風之風人矣。

奈胸膈間之氣仍不得宣，陳醫謂此係寒氣。乃轉用大建中湯，竟用至川椒胡椒干薑良薑生薑。數劑後反不適，又轉回小建中湯，終不能回復原狀。四弟日伴余就診，睹此反覆情形，輒喚奈何而已。

余深覺此病之奇。謂非寒症，必不能受此熱烈之劑。謂爲寒症，則服藥兩月亦應有效。姑試延西醫詳細檢查，以求真相。溫植慶醫生則謂爲心病。心房漲大，且跳率過速。命直伸兩手指顫，視頸旁，見脹，疑爲甲狀腺腫。問：「頸旁之脹，始於何時？」余爲之愕然。蓋平日每早七時半須到課室。六時卽起，梳洗進食，草草而已。從未暇衣復添香，梳還對鏡。課畢返寓，亦握槩持鉛，一燈咕畢。春非我春，秋我非秋。頸旁之脹，頸自知之，我不暇知也。溫醫囑卽入醫院休養。再延麥嘉雲醫生診斷，則定爲貧血病，無入

醫院之必要。三延林紹光醫生，則謂心並未大，疑係甲狀腺腫爲祟。爲注射補血針以求恢復健康。四延李樹培醫生，謂爲甲狀腺腫無疑。暫可服抗甲狀腺素及碘劑等。將來必須施割。惟當俟體量增加十磅以後，始有抵抗力以受刀耳。蓋余是時瘦至六十八磅，已帶不成圍，瀕於九死。兼之心境環境，皆增惡劣也。

八月十四，卽夏曆中元節，得感懷一首以寄朗公云：「舌<sub>止</sub>唇枯五味辭，懶梳雲髻懶敲詩。愁縈眉黛憐雙鎖，瘦到腰支賸一持。早識修難兼福慧，那能涼竟沁心脾。匆匆又是中元節，誰惜依然是病時。」

朗公得詩，復信極幽默。信內無他言，祇寫大小程詩各一首。大程云：「聖賢事業本經綸，肯與巢由繼後塵。三幣未回伊尹志，萬鍾難換子輿貧。且因經世藏千古，已上西軒度十春。時止時行皆有命，先生不是打乖。」



人。』小程云：『南去北來休便休，白蘋吹盡楚江秋。道人不是悲秋客，一任晚山相對愁。』後注：『足下今日之心境，亦當如是。况著述方殷，名山千載。王孫善保千金軀，幸勿傷神戕賊也。』云云。余始觀之以爲通常言詩，蓋一是和堯夫打乖吟，一是題淮南寺詩，所謂濂洛風雅者。及細味後注數語，又覺言中有物。孰知果有索然消極之事，繼二豎而來。淺測者以爲爲金錢計，爲地位計，爲體面計，實皆刺謬。金錢素不在意，地位體面，又盡其在我。何至搖動中懷，所以索然消極者，則人生相與，不可無意味也。水滸傳阮小七拍着頸項大聲曰：『這一腔熱血，祇要賣與識貨的。』草澤且然，何況我輩？於是慨然有遠引之志。卽致書國文系主任楊果庵曰：『玉清一介弱女，未識綺羅，不諳世故。徒欲不負所學，爲社會稍盡綿力。而嶺南大學之執政者，亦不以其不才，旣聘爲文史科教授，復委爲博

館主任。殷斯勤斯，以期無負職責者，十二年矣。無奈魂雖強而魄則弱，食既少而事偏繁。積日累勞，遂爲二豎所妒。一病幾死，七日乃蘇。自夏徂秋，纏綿累月。精神雖復，調養仍殷。正擬告退節勞，以讓賢智。而南大之執政者，亦以爲玉清個人計，則宜從事將息；爲學校大局計，又當減政節流。因公及私，莫如將所任各職，與以解脫。不意先生大不謂然。又以爲爲玉清個人計，則體力既復，不可無所建白；爲學校大局計，則人師難得，不可無所矜式。有公無私，莫如厚加幣聘，慰留仍舊。兩議莫決，遂事折衷。省去教授，俾免過勞；仍主博物，俾得盡力。於是間接又間接，婉轉復婉轉，以探求玉清意見。而不知早畧有聞，二者均感。蓋既感學校之爲個人計，尤感先生之爲大局計。微學校，不能見先生之高誼。微先生，不能見學校之過愛也。惟是柳綿弱質，襪線短才。受惠若驚，有懷待白。區區一玉，寧值得偌大

問題乎？且也知己固不能不感，而自知尤不可不明。計自入校以來，十有二載。其居職不可謂不久，其心力不可謂不盡。乃除口講指畫之外，祇撰得趙松雪書畫考二卷，管仲姬書畫考二卷，梁廷桢箸述考二卷，萬里孤征錄六卷，粵東印譜考一卷，隨筆四卷，文集四卷，詩集二卷，詞鈔一卷，粵東著述錄四十卷，以供學子參考。近復著近代文學史，尙未脫稿。而國立中山大學更強以廣東藝文志見委。研松握竹，所事彌繁。以輕盈如葉之病軀，作著述等身之奢願。舉鼎絕脰，恆恐不勝。况南大賢才，斗量車載。玉清何人而足輕重。以言國粹，當俟諸天下昇平。以言人才，無需此不櫛進士。此知難之宜退一也。近年以來，金融恐慌，影響及於學務。既不能爲源之開，又安可不爲流之節。節流無法，惟有裁員。校中各系，既無員之肯裁。先生所主之國文系，遂不得不爲之倡，而玉清則逢其會矣。在先生雖不

我遐棄，在玉清亦素非尸位。况嗜好與俗，既殊酸鹹。去就之間，尤徵品格。與其若卽若離，曷若獨來獨往。天下無道，卷懷大有其人。國家將亡，氣節乃在女子。此知止者不殆又一也。玉清女子也。長城以南，五嶺以北，倦遊載返，弱病生寒。海內賢豪，幸猶識我。里閭故舊，尙有其人。健婦把鋤，附郭之田十畝。小姑居處，寢饋之書一牀。龜甲古文，蠅頭小楷。秋燈夜雨，榻管伸繚。一卷偶成，寸心自喻。人皆以爲枯寂者，己正樂其清淨耳。所難恕者：同事舊雨，問業諸生；相叙十年，離羣一旦。行者方傷卻曲之詞，送者共悵自匡而返。而誼兼師友如先生者，尤不能已於懷矣。恤恤乎，愀乎，悠乎，人皆集於苑，已獨集於枯。涼風起天末，君子意何如？」

此書寫就，寄含薰書室朗公代轉。孰意反將原書發回。且力言今日教員之對學校，與昔日人臣之對君主不同。品格氣節等字，皆小題大做。

用非其義，蓋學校非個人所私有，乃羣衆所共負。他人之待我，可任其轉綠迴黃。我之待羣衆，不能遽心灰意冷，非爲利祿，則鞠躬盡瘁，無所謂戀棧。苟無過失，則左遷謫降，無所謂汗顏。難事易悅，自古已然。易退難進，於今不類。孔子嘗爲乘田矣，嘗爲委吏矣。牛羊茁壯長而已。會計當而已。况博物館爲文化所在，羣衆所賴以資研究者乎？又况吾子津逮流輩，楷模後生，知之者尙大有其人乎？素以吾子爲女丈夫，幸勿徒爲丈夫女。寄果公之書，祇可錄入日記中以留塵影。未便代轉。全稿奉還，幸勿爲過云云。

讀朗公來書後，爲之默默者竟日。既而以前所謂消極所謂索然者，無論爲誤會爲認真，亦於此默默中漸漸壓住。朗公之言，蓋有至理也。而楊果庵陳德芸亦相繼致函，苦勸返校。學校之聘書，又同時送達。遂惟有茫然接受，以俟病體之轉機。奈甲狀腺病仍無法解決，五弟聞余所患爲

甲狀腺腫，憂之。蓋長姊端清，亦死於是病者。因輾轉問訊醫治方法。適其友鄧次乾君，亦曾患此獲痊。乃偕鄧君來晤。鄧君云：「余曾患此病多年。初時不甚注意。漸至眼凸手顫心跳齒脫脚癱，尪瘦如骷髏。以二十餘歲之青年，乃至扶杖出入。徧延香港廣州中西醫診治均無效。以雙足無力，中醫用至虎膝每服四十餘元。又用推拿術治，病總不動。北平上海醫生多謂非割不治。米勒爾醫生主持尤力。余以咽喉之地，刀割極危，不聽。一日在港至淺水灣旅店啜茗，侍役梁某見余憔悴，爲介紹一外科中醫童雨山。童惠州人，住一小小生藥店，骯髒檻樓。初見之，無信仰心。以久醫不痊，辛苦萬狀，姑試之而已。童醫命服藥散一包，嘔痰數升。以後日食藥散及水藥，痰漸嘔漸無。病狀日減。至四十日而病若失。步行自如，雙手不顫，眼睛平復，性情亦不如前之燥急。今而後始信中醫有神妙不可思議之

功也。』余託其卽代訪之，謂經返惠州，久已渺如黃鶴。余惟歎緣慳運否而已。

自忖起病之後，常發微熱。心跳至一百零八度。足憊而軟，升降階級，搖搖如也。其情狀確與米勒爾醫生所著健康生活中言甲狀腺病相同。不過余病未深耳。該書大畧謂甲狀腺位於頸前，適居總氣管之正面外側。大如橄欖，分列氣管左右，另一細微之軟管聯絡之。爲體內諸器官中之血管最多者。故其功用關係全身至爲重大。凡體內各部之活動力，皆由此腺操縱之。如心跳之速度，神經之傳率，與及思想知覺，概與有關。

所謂甲狀腺病者，卽該腺之組織過長，或該處之血液過多，或其中之細胞改變，致其功能亢進，功用擾亂。於是分泌特多，且變毒性。馴致極端刺激神經系及其他之腺。使體內重要器官多被壓迫。呼吸障礙，心臟

受阻。病者體內一切作用，俱被激亢進。神經突敏，動作急速，食量增多，體溫超常，心跳極速，呼吸頻促。漸至眼凸，手顫，心跳，齒脫，脚軟而昏疲以死。

此病原因，其因飲料欠缺礦質或碘質者，謂之水土性甲狀腺。其因生機茁長，致該腺顯相對性脹大者，謂之結節性甲狀腺。中醫則謂爲抑鬱所致，西醫亦有韙之者。余生而孤冷，不能趨勢利，不能隨時俗俯仰，亦不能標新立異而已。自問本無抑鬱，乃或謂此正抑鬱之至深者。喜極反慄，哀極忘淚，幾何而不以病以死也！

聞米勒爾醫生有療養院在廣州東山，思往一診。因將以上情形轉告陳醫伯壇。陳勸勿施割，謂有仲景良方，百發百中者。其方爲厚樸九錢，法夏一兩，雲苓兩二，生薑兩半，蘇葉六錢。未及嘗試而學校假期屆滿。

九月六夕，整裝旋省。計居留香港七十天。所購置之藥爐茶鼎家具



用品對於病軀均曾躬親效力，相與同生死備甘苦共晨夕者兩月有餘。今棄之如遺，自念亦太忍矣！抵省後，先下榻六妹家，友生輩次第過訪。謂月來報紙傳說不一，或載病重者，或載已物化者，或既載又更正者。南大人士，尤目眩耳亂，紛紛向德芸問訊。默計生平寡言笑，鮮出入，少與外間往來。不知社會人士何以注意如此。猶憶今年二月，廣州仁愛博覽會開會，嘗一至古物館參觀。翌日報紙竟不吝筆墨，甚至髻髻衣服笑貌舉止，無不詳加描寫。朗公於遊讌席中以報章見示，余甚怪記者多事。朗公掀髯笑曰：『我知之，子聽我誦管蘊山八股來一通都大邑之間，縱橫冠蓋。而獨有名高四海者，蹤跡所至，則觀聽一傾。往往羸馬敝車，爭以得一執鞭爲幸。而望塵不及，猶若聞道旁歎息之聲。所謂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也。此亦極天下之至榮也已。』曼聲長吟，相顧大笑。朗公年已六旬，尙名節。

性冲淡，息交遊，善讀書。子雲筆札，君卿唇舌，兼而有之。說詩解頤，滋蘭自樂。在前清爲名諸生，今雖老，有時談鋒所至，往往傾座。曾遊陳子褒先生門，與余爲先後同學，而尊爲老前輩者也。

居六妹家，照陳醫囑服所訂之仲景方。又再就嶺南校醫求檢驗。據云：『若欲知是否甲狀腺病，可往博濟醫院試新陳代謝律。此病若確，則其結果爲加十五以上。試之法，須清早即起，不飲食，不行動，坐車至醫院後，再靜臥三十分鐘以爲預備。試時，以透明罩覆口鼻，接一機以收呼吸。一呼吸則該機一震動，呼吸三十分鐘，其結果即在紙上。用算法計紙上之呼吸律，便得確數。』乃於九月十五早往試，下午三時得結果爲加五。嘉惠霖醫生謂：『按此結果，並非嚴重，可不必割。』同時該院有女醫生某者，悄語余曰：『連日見子獨來獨往，心甚憐惜。病者而無人作主持，病

中又迷惘無措，此至苦事。割症實有危險性。余同事嘗患此，諸醫皆勸其施割，彼未從。日啜海馬俚瘦肉湯而愈，蓋一試之。』余稱謝而退。

十六日由六妹處返嶺南校齋。一別琅玕，炎涼頓易。滿庭幽草，秋意可憐。一架豆花，舊題猶在，真有落葉半牀，狂花滿屋之觀。然侍者貞已先我而至，焚香滌硯矣。連日到辦公室及各處一行，見者莫不欣欣相告曰：『洗姑娘歸來矣！』蓋親朋學友，以至鄉人警察，雜役勞農，皆知余抱重病。甚或傳言已死，一旦相逢，若出望外也。

翌日余以試新陳代謝律結果示校醫。校醫答：『現在病非嚴重，然日久必趨嚴重。此症除割別無法。服藥可奏效一時，不能有持續性。現可姑試服藥。美國米勒爾醫生爲割此症專家，每年必乘飛機來粵一二次。當代去信東山療養院問其來期。』

是午李公鳳廷伉儷來視余。余昔從李公學宋元畫，杜詩所謂酒後常稱老畫師者也。憶臥病香港時，亦嘗親來慰我，關切如子女。余以剖割意告之，大不謂可。蓋以體力尙未復元，萬無奏刀之理。老成人見解，亦值得考慮者也。

是夕德芸來談，余以校醫意告。德公曰：「剖割耶？萬勿輕試。校醫之父輯五先生，亦以信醫輕割而隕命！况同事中如歐陽濬夫人，友人中如黃邵文夫人，皆患是症受割。生入手術室，而無命復出！子奈何輕千金之軀？卽割亦非先立遺囑不可。」余笑答曰：「玉清一介書痴，除清淨身外，祇有字畫數篋，彝鼎若干，古書數十架而已。子然一身，死則死耳，將誰遺者？」然德公之意，亦極可感。以余生平各稿，有已完成者，有未完成者，均當先爲安置，庶有人負責而免散失可惜也。德公年逾花甲，老而益壯，若

四十許人。大皮書袋，重十餘斤，能舉重若輕，出入必攜。朗公謂余如俞曲園拚命著書，德公亦努力著述。其所著德芸字典，古今人物別名索引等書，有益於士林甚大。同聲則相應，同道則相謀。故對余之施割而慮及遺囑，不知者以語貴吉祥怪之，實未知德公老成慎重。與余年齒雖不同，而愛惜著述則同。其意固在此而不在彼。

九月十九日，江霞公世丈命其孫壻賈書來，謂擬挈盧宗強醫生來校診治。以不欲頻頻轉醫，且不敢勞長者駕，乃婉謝之。

廿四早，復往護養院見陳校醫報告連日服藥經過，出轉赴格蘭堂。郭蔭棠君遙招余曰：「子讀今日報紙，未報載米勒爾醫生將抵粵爲療養院行開幕禮。盍往一診，彼必有所獻議。」余曰：「倘命奏刀何如？」蔭棠曰：「此點無聽命之必要。徐徐考慮未晚也。」余卽電詢療養院是否

米醫將至。答謂是日下午四時可到。欲診症者可於明日上午十時來。乃回護養院請校醫書病歷。準備明早就診於米醫。又聞老同學陳肇祥之夫人去年亦曾施割。卽赴陳宅詳查經過。陳夫人允明日伴我偕行。至可感。

下午同事李熙斌夫人偕其姊章少泉夫人過我。章夫人曰：「聞子久患病，以同病情深，特來晤叙。余曩年以家事勞心，頸漸大漸實。西醫皆謂非割不治。余不願作斷頭鬼。乃輾轉訪得外科老中醫金振聲，謂余鬱結成痰，積痰成毒。食藥敷藥經三月而病痊。西醫皆歎莫名其妙。惜金醫已作古。聞其子能繼父業。當代訪之何如。咽喉之地，萬不可輕割也。」

李夫人曰：「我輩多年共事，誼等一家。况吾子煢煢，我實視如小姑。今一方面由家姊代訪金醫，一方面由吾子自訪。倘有所得，或有何見解，

千萬通知。當與從長計議也。」李韋兩夫人語重心長，見愛之深如此。

廿五晨餐後，卽偕侍兒貞赴陳宅，與肇祥夫人乘汽車抵療養院。米醫生乃在手術室，十一時始出。頰絳如霞，髮白若雪。廣面圓目，鮮笑寡言。舉止沉著端重可敬。診畢曰：「此甲狀腺腫症。且非一朝一夕者。余明早六時返滬。今日下午二時可爲女士割之。盍速歸就商家人定奪。」余聞言，瞠目結舌，志忑悚慄，不知所答。自念不幸，已失父母，無丈夫兒女之親，獨身孤立，所與計議者何人哉？况平日所與商量邃密者，祇老同門陳德芸、區朗若、陳玉堂三人，而三公年躋耳順，審慎思深，誰敢定其必不死者？與商反令不安，不如絕不使聞，轉免多數人提心吊膽。况玉堂爲人誠實君子，忠於爲人。余去年病店，因欲就醫河北，玉公不辭跋涉，接往其家居留數日，特著其家人加意招待，使病者極安。至今心感。今年之病，雖居六

妹家，而與玉堂府第較近。玉公不避暑雨，日日來視。若受割而令彼輩聞知，朗公必心跳，德公必著急，追究文稿，玉翁必日日由西關至東山探問。以一已之病，而勞人關心如是，自問亦有不妥也。然則何如勿割？則又以爲一病數月，苦不可言。生無可樂，死亦奚悲？不生不死，方是人生之最痛者。今不生則死耳，何能慊慊作久病人？况生平讀書立身，不敢踰矩。天地非不仁，必不以我爲芻狗。乃堅決復米醫曰：『余無所就商，萬事早有天定。今願托命於造物主與公，望拯救耳。』遂卽登樓，命看護選一病室，灌腸臥息以俟。環視四鄰，闐寂悽悄。時肇祥夫人有爭，須歸家，乃命侍兒電知歸羅氏六妹，及東山老同學梁鏡堯，嶺南大學校長辦公室。鐘報午後一時矣。復取紙筆致函香港七妹，轉諸兄弟云：『米勒爾醫生已到，頃往診驗，確定爲甲狀腺病。準下午二時施手術，仰藉上天好生之德，先人積



善之澤，希望可以安全重見也。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午後一時。」

一時許，梁鏡堯偕其夫人及老同學孔宗周至。六妹夫婦繼至，問何匆遽至此。余以實在經過告。彼輩因成事不說，亦不復言。午後三時十分，看護挾余赴手術室。環視親友，不禁暗中哽咽。蓋割症以甲狀腺爲最險，該處滿布血管。又爲各神經所必經。稍一不慎，便喉破血溢，十不得一。此別或成永訣也。六妹問看護需時若干，曰：「廿分鐘可蕺事矣。」

抵手術室，當中置割症床，上懸電燈六朶，皆百火者，耀若白晝。陳列應用刀叉鉗剪鑷鉗之類，寒光逼人。看護爲余更衣，扶臥割症床上。蒙首面，約手足已而米醫來，在頸間施局部麻醉，是爲預備時期。約二十分鐘。時余仰臥榻上，思潮疾迅起伏，最無系統，最不可思議。先君先母先姊及歐陽濬夫人黃邵文夫人等之印像，皆湧現目前。自念幼從陳子褒先生

誦習文史者六年，繼在香港聖士提反女校專習英文二年。在嶺南大學研究文學及教育學者六年。畢業後讀書講學，刻苦辛勤，以迄今日。生命一日存在，則仔肩一日不釋。欲釋重負，惟有死日。倘不幸而隕命，則撒手人天。於一己未嘗不爲得。倘蒼翁以爲責任未了，延其時期，則亦安命委心聽之而已。然而著作多未完稿本，絳帳有前列生徒。宋元書本，校讎未竟。鄉邦文獻，正待編輯。况案頭金鴨，日待添香。簾外珠蘭，時需披拂。寶硯朝浥，素琴夕張。琅玕館中，將長此樓空人去耶？嚶鳴同遊之友，若德芸朗若玉堂三公者，竟不及一訣耶？他日者九家村裏，香豆花邊，朗公輓我之金縷詞，將過於輓陳仲偉時之哀感頑艷耶？抑於白雲山下，青草墳頭，移植其贈余之美人髮名草如植其贈陳輯五之幽蘭耶？六七兩妹，依我倚我者，也將棄而不顧耶？噩耗傳後，友生故舊之歎歎嗟嘆爲何如耶？廣東藝

文志未脫稿，溫翁丹銘之悵惜何如耶？勤於志者嗇於遇，富於感者靳於年，余果不能例外耶？前旌一幅，白粉書名，素願待酬，玉棺遽降。行路聞之，亦將爲流涕耶？收拾遺編，安排墓誌者，又何人耶？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，不及黃泉，決無相見。今將於此一割相見耶？褒師遺集，尙未編成，何以盡弟子之責耶？國難方殷，人心待挽，今竟賣志以歿，不能大聲疾呼，盡匹士之責耶？繼而轉念，余自束髮受書，卽有志於學，從無絲毫個人樂利之心。練衣布裙，菜羹糲飯，所以刻苦自勵，覺獨自甘者，欲犧牲個人幸福，以爲人羣謀幸福耳！一靈未泯，九死不悔，天非夢夢，或未許余如是而止而終無成就也。

思潮正剎那萬象間，忽聞醫生曰：「我輩禱告。」曰：「我輩在天之父，造物之主，全能之神，神之可愛女兒，現在危難之中，生命付託在神之

手望神沛恩憐恤，以安寧施在病者身中，以權能施在醫者手上。使醫者力量所到，病者得到安全。阿們。」禱畢，醫生開始施術。余亦反聽收視，歛氣歸神。萬念立除，一誠內守。俄聞刀又鉗剪錚錚作聲。醫生如裁衣之開領，剖余前頸。力掀其皮分上下。雖不覺痛，而血流滑滑濕項背。復以鉗取甲狀腺，抓把挖扒，翳悶欲絕。醫生旋鉗旋割，割後立以藥線紮血管，慘痛至不可言狀。嘔吐者再，暈去復甦者三。迨醒，傷口已縫密。看護爲去掩目縛手之帶。四人舁余出手術室，置臥室原臥榻上。壁上鐘報四時也。

時余若醉若醒，矇矓迷惘，不能辨臥室方向。似新至陌生之地者。親友繞榻木立，相對如楚囚。不交語，無笑容，亦無聲息。余微啓雙眸，一望復閉。心腦忽醒，而口不能言，身不敢動。受割處復奇痛。自念今之割求免痛苦耳！乃割後更痛，又未必能不死！且與死較近，不亦自尋煩惱乎！然古今

忠臣孝子烈女義夫，多由不畏死，不顧痛苦而成。卽余之就醫，亦拚死而後來。死且不懼，何懼痛苦？但思維只管作勁，創痛依然不減。時則歸雲翻墨，殘陽似血，層樓之外，雜樹蕭森；病室之中，萬籟俱寂。蓋時將入夜，親友皆遵院例暗暗去矣。俄而風聲，雨聲，落葉聲，隣右鷄聲，天邊雁聲，遠村犬吠聲，點點更聲，隔室就醫者之呻吟聲，斷續而至。室內一燈，一榻，一侍者，一影。影或立或坐，或輕步而出，或屏氣復入。或曲腰視余之面，或凝神聽余之息。或掩口與醫者耳語，或浣手爲病者添藥。全神注定，細意熨貼。而余割處之奇痛，亦得隨此聲影動作而畧減。因更默溫詩詞，以與死神抵抗。心得一絕云：『刀鉗又剪雪皚皚，霜氣凌眸澀不開。莫道釵裙盡無勇，從容曾過斷頭臺。』

初余入手術室時，六妹聞護士言二十分鐘可出。乃倏而三十分，倏

而四十分，仍無消息。駭極，戰慄，頻頻向護士打聽，至汗下如雨云。又各親友皆散後，米醫生來診視，見余痛甚，囑看護注射止痛藥。又梁君鏡堯去後復來，睹余神色沮慘，瞪目相視，呆立如木鷄。繞室逡巡，復趨起至榻前，以被覆余雙手。小立，看護曰：「先生歸休，探病者八時須去也。」鏡堯默去。凡此皆醒後所聞，然則余所云心腦忽醒者，有時仍不醒也。

是夜未嘗合眼。看護每四句鐘爲注射止痛藥一次。清晨五時，米醫生來換藥，曰：「傷口甚佳，可安心。」六時彼卽乘機北飛。以後料理，由其助手麥德思醫生負責。

廿六早看護進鮮橙汁。喉間痛極不能下咽。涎沫源源不絕。吞則痛不可支。微發熱。又不敢轉側。惟有廢食以待。仍終夜不入寐。

廿七麥醫生來換藥。取紙筆以痛苦告之。曰：「必進食。不然抵抗力

不足，熱不能退，傷口不能合，而痛苦愈甚。」乃少進牛乳。看護謂：「割症後四十八小時當痛止苦減。惟在子則不然，似當倍之。體弱故也。」

割後第三日，德公始探得余入院剖割消息。卽夕馳告朗公。朗公頓足曰：「洗子真不知天高地厚者也。盈盈弱質，若不勝風，根本固不應奏刀者。况大病數月，尙未復元。更以何力支此鉅創深痛。嗚呼！吾不得而知之矣！吾不欲問之矣！」

廿八喉間仍奇痛。六妹羅妹倩，李君熙斌及其夫人，梁君鏡堯及其夫人，吳君仲文及其夫人，簡鑑清夫人，次第來視病，余惟目謝，未能言也。下午二時，七妹從香港來，曰：「得姊進院剖割信，卽告知兄弟。五兄持信著急曰：『三姊果施割耶？有危險性者也。竟毅然割耶？噫！已割矣！二十五下午已割矣！未有第二函報消息也！』卽從囊出欸授我，曰：『此區區者

作旅費，祈卽代表我晉省一視真相。我明日亦有公事應晉省。可抽閒一晤，祈先我一行。」七妹四時去。五時五弟果至。次兄偕。五弟曰：「精神尚佳，余輩以公事來省，恕不能久陪。」小坐旋去。

廿九三十兩日，精神較佳。能細聲作話矣。老友林何玉滿女士亦以同病同時入院，渠體壯碩，痛苦遜於余。其母何太夫人留院護愛女，並恆來關照。心滋感激。然他人有母，繫我則無！創痛之外，又加心痛。

十月一日至三日，喉痛漸漸減。惟終日胃間有暖氣，復吐酸汁。食蘇打丸無功。醫謂因仰臥太久之故。囑欹枕小坐，暖氣果止。計臥床七日，絲毫不敢轉動。體容直，頭容正，腰與頸如生鐵鑄成。得此一坐，如劉季登大寶，今日始知爲皇帝之貴也。

十月二日，以割後默作之詩及登山橙二枚，交六妹轉朗公。得復函



云：「敝鄉有諺，「心肝跌落脚躄頭。」言挂心之極，而忽得安心也。我今心肝跌落脚躄矣！蓋從鄉旋省後，德公以足下入醫院割甲狀腺告，懸念不能置。越二日，令妹來，知尊恙著手而愈，不禁爲之呼酒。足下真天下之大勇者。於大病之後，不謀諸朋友，不告諸親戚，毅然爲此流血之事，使乍聞之下，心悸失眠。及讀所吟詩，又雍容鎮定，有古大臣風，不止林下矣。」

十月三日以後，病魔已退，食量漸增。米醫生所辦之醫院，皆純粹素食。獨鷄蛋牛乳牛油不禁。故東山療養院自醫生病人看護以下皆素食。據云：「肉類所含之養料，蔬果皆有之。一磅檸檬汁之滋養，勝於一磅鷄汁。」余在醫院亦遵例素食。十日內體重果增加五磅，豈非奇效？從前有高僧觀本法師勸余歸佛，謂以此智慧，必能普渡衆生。余以未能自渡，奚能渡人答之。自此次受割之後，深感被宰割者之慘。真欲繡佛長齋，彼肉

食者，奈何飽一己之口腹而毆衆生爲犧牲也！

十月六日爲夏曆重陽。余適新沐，朗若玉堂二公來候。朗公云：「當吾聞子進醫院，大不謂然。今子一意孤行，而得完滿結果，殆所謂天命，非盡人力也。所最奇者當子臥病香港，人人勸轉西醫，而子充耳若不聞，果以篤信伯壇醫生而獲效。此次人人皆勸子勿奏刀，而子又充耳若不聞，果以奏刀而獲效。迹類固執，然卓識定力，實有不可及者。」余命護士將所割出之甲狀腺二枚交看，其大如棗。朗公反覆細玩，玉翁但搖首咋舌表示痛定思痛耳！

八日朗公詩筒來，題爲乙亥重九日療養院視玉清女士病。女士襲雲絨脂白外套，白紡短夾襖，拖雪羅長裙，月白軟紉護頸。紉之兩端，合結成一花球懸胸際。散髮繽紛，赤足不襪。趺白緞睡鞵。左右女護士皆白衣。

白裙白襪白色文履。手套亦白如瑞雪。惟唇脂一點，襟綉鮮紅十字。肅客入醫。令限談五分鐘。既屆，護士以時計置客前。客卽告退。病者目送，侍者身送，莊嚴哉！得詩一首：『散髮癯仙倚病粧，絮雲套子雪羅裳。層樓亦是登高處，不佩萸囊佩藥囊。』

是日下午二時，離醫院返嶺南大學。抵校後，楊果庵夫婦，李權亨夫婦，李熙斌夫婦，高冠天夫人，陳榮捷夫人，陳元覺夫人，趙恩賜夫人，胡繼賢夫人，梁敬敦夫人，龔約翰夫人，鮑令留夫人，香雅各夫人，周鳴岐女士，胡從生女士，陳德芸君，何洪濤君，陳廷愷君，謝扶雅君等，及諸弟子輩聞風先後馳至。含笑握手慶更生。謂余精神奕奕，丰采勝平時。蓋歷年之多病，皆根源於此。今年在省之百醫罔效，在港之瀕於十死，亦由此腺之漸甚使然。今病根既除，而全身皆呈活潑故也。然亦幸有醫生及各親友之

維護，否則不及割而先死矣！德芸賚來杜詩一部，附字云：「頃檢出北山崔氏藏大本四川板杜詩鏡銓都十冊，謹以奉贈。爲曾過斷頭臺之大勇女詩人壽，並賀更生，乞晒存。」朋友之情，令人興起。

連日屏擋圖書，檢點行匣，始覺尙有江丈孔殷張丈蔭棠兩書未復，乃作書復江公曰：「九月十九日惠示，猥以賤恙爲念，擬挈盧醫宗強來診。情意周洽，感激奚似。玉清一介孤女，柴立客邊，病甚采薪，肥還讓菊，不如意事，十常八九，可與言人，又無二三，不謂纏綿病旅之中，尙有懃懃垂問如老丈者。然後知古誼之猶在人間也。憶昔學畫蘭齋，清談屢接。敦詩說禮，柔史剛經。上下古今，周行示我。嘗慨然曰：「不圖薪火沈沈之日，猶見林風稷稷之姿。」又嘗謂：「一掌埋江，遺經獨抱，千秋絕學，天與斯人。」所以獎借勗勉，啓導慰藉之者，摯且厚。當此之時，益自淬礪，以期毋負期。

許之雅。而不敢疑過情獎飭。反近揶揄也。自是以還。玉清則施幔授經。老丈亦灌園樹蕙。踪迹疎隔。倏又經年。恒默計樽酒論文之樂。抱書贈別之慙。登山臨水之送歸。春樹暮雲之吟詠。絡繹不斷。與日俱來。何以爲情。寧無惆悵。乃者傷寒幸癒。剖割奏功。命不絕者如絲。占勿藥焉有喜。檢拾箚篋。尺素宛在。知關廛念。補達謝忱。闕然久不報。幸勿爲過。」

答江公書去後。又復張公。乃書未交郵。而張公之噩訃已至。因欲搜集昔日紀遊詩稿。至稽時日。反成憾事。我過矣。尙憶同遊西山絕句云。『誰携謝眺驚人句。蠟屐西山約共登。記得題詩湘竹管。年時遺在最高層。』又詩云。『大酒如澗大肉肥。酣歌豪舞羽觴飛。滿床袍笏汾陽第。揖客何來女布衣。』此則當時予修賓師禮。赴張公壽筵之作。至今回憶。眞有人琴之感。乃火書不寄。改爲輓聯寄去。聯云。

「頸腺易治，心病難醫。語懺悵封書，我記更生公竟死。」

「自述待商，處言未踐。文章成舊債，季徒掛劍伯投琴。」

聯中頸腺心病二句，是公來書中語。而玉清代公所撰之自述一書，間有遺漏。公叮囑補正。既而公患喘北去，玉清亦抱病在床，未能執筆。聯中所云，皆紀實也。設公得遇如米勒爾之醫生者，又安知不可以更生乎。米醫生今年五十六歲，美國人，爲世界三大外科能手之一。來華多年。曾割甲狀腺三千。無一失誤者。祝彼永年，使同病者皆得救也。

廿四年十一月三十日記於嶺南大學之琅玕館。